

根本說一切有部目得迦卷第六 睦六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大門總攝頌曰

最初為懺謝 第二定屬物 第三資具衣

目得迦總頌

別門初總攝頌曰 睦六

懺謝草田中 合免王影勝 狗肉益甘蔗

糖酥根等聽

第一子攝頌曰

懺謝非近圓 觀求寂相貌 苾芻與尼法

互秉法皆成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時諸苾芻分作兩朋決擇義理便生鬪諍其小苾芻訶責大者時大苾芻退入房中情生忿恨如何卑小凌突於我既為瞋火所燒惱故因茲命斷生毒蛇中時小苾芻心生追悔我為不善豈合瞋責上座苾芻我今應往從乞懺摩作是念已與諸苾芻俱往其處見彼門閉便以物開到苾芻所欲申頂禮白言大德願見容恕遂見齧毒大蛇含瞋而住是時世尊以大悲力來至其

所告苾芻曰汝今應可禮彼雙足從乞懺摩  
白言世尊云何令我禮此蛇足世尊告曰應  
作昔時苾芻身想而爲禮敬時彼苾芻向蛇  
作禮世尊告曰賢首汝應容恕卽爲毒蛇說  
三句法報言賢首汝於我所已修淨行應生  
大上但由瞋火所燒害故生毒蛇中賢首應  
知諸行皆無常諸法悉無我寂靜涅槃樂汝  
宜於我起淨信心由此功德捨傍生趣生善  
道中時彼毒蛇便作是念我今不應親於世  
尊聞三句法而更噉食養無益身諸傍生類

飢火最強以不食故即便命終由於世尊心  
生淨信於此命過得生天上凡初生天若男  
若女皆悉法爾起三種念我於何處死今於  
何處生由何業緣而得來此卽自觀見捨彼  
蛇身生此天上由於佛所起淨信心爾時天  
子便作是念今我不應不至佛所禮拜供養  
應往佛所報恩奉事時彼天子卽著上妙七  
寶瓔珞耳璫臂釧而自莊嚴光明赫奕以天  
妙花唄鉢羅花鉢頭摩花分陀利花持是等  
花過中夜已來至佛所卽以天花散布佛前

禮雙足已在一面坐由是天子威光力故令  
逝多林光明普照爾時世尊觀彼天子意樂  
隨眠根性差別而為說法時彼天子既聞法  
已即於座上獲預流果既得果已白世尊曰  
我今所證非父母等能作斯事廣說如餘由  
依世尊慈善力故從三惡道拔出於我置天  
人處生死流轉得其邊際血淚大海皆令枯  
竭身骨大山今已超過無始時來積聚二十  
有身見山以智金剛杵而摧碎之證預流果  
世尊我於今日歸依三寶證知我是鄔波索

迦始從今日乃至盡形於三寶所心極淨信  
時彼天子禮佛雙足右繞三匝忽然不現還  
本天宮時諸苾芻於初後夜警覺勤修澄心  
靜慮見逝多林光明赫奕咸作是念為是梵  
釋諸天及四天王或是大力天子等詣世尊  
所而為禮觀摩六作是念已行詣佛所頂禮三雙足  
即以上事具白世尊世尊告曰非梵天主乃  
至亦非大力天子來詣我所而為奉觀汝等  
頗憶有大毒蛇我為彼說三句法不白佛言  
見世尊告曰彼既命終得生天上來詣我所

我為說法便得見諦還向天宮以是因緣光明普照世尊告曰以不容忍有如是過是故苾芻若瞋諍宜速懺謝共相容忍勿令後時招斯過失時有苾芻新被訶責即便就後請其容恕遂增瞋恚而報之曰看此與我極為燒惱佛言不應新被瞋責便就懺摩待彼停息可求容恕於此城中有二苾芻共論法義遂生瞋忿少年苾芻訶責老者時老苾芻入房而往起極瞋恚因即命過生毒蛇中爾時世尊命具壽阿難陀曰汝可詣彼齧毒蛇

所稱我言教唱言無病報言賢首汝已於我正法律中而為出家於四沙門果隨一應證汝由前生重瞋恚故生毒蛇中故汝宜應容恕於彼時具壽阿難陀承佛教已詣毒蛇所報言賢首佛於仁者問言無病復作是語汝已於我正法律中而為出家於四沙門果隨一應證汝由前生重瞋恚故生毒蛇中是故汝應容恕於彼是時毒蛇在此房內詬詈作聲不忍而住世尊復命具壽大目連汝可詣彼齧毒蛇處傳我言告廣說如前目連至已

時彼毒蛇於戶扇孔暫出其頭復還却入世尊復命具壽舍利子汝可詣彼齧毒蛇處傳我言告亦如前說舍利子至已時彼毒蛇於戶扇間露出半身還縮房內是時世尊自詣房中告其蛇曰賢首汝已於我正法律中而為出家於四沙門果隨一應證未得其一汝由前生瞋恚重故生齧毒中是故汝應容恕於彼蛇遂出房向世尊前盤身而住是時世尊告彼苾芻曰汝應求謝此齧毒蛇白言世尊我欲如何行懺謝法佛言應禮雙足白言

世尊豈非落在傍生趣中我今云何禮敬其足世尊告曰汝心緣彼苾芻前身想在目前方禮其足時此苾芻作是想已便禮其足蛇即以頭覆苾芻頂如懺謝法世尊告曰汝諸苾芻由瞋恚故生此過失是故苾芻若相瞋恨應速懺摩瞋後相瞋旦應求謝彼懺摩時轉增瞋恚佛言應先致問後乞容恕彼仍不受佛言應受至相近處不為禮敬佛言至勢分處即應致禮彼應答言無病若不爾者二俱得罪復有二苾芻平章法義情生忿恨是

時少年訶責老者其少苾芻自知非理禮老者足求請懺摩是老苾芻默然而住少者念曰此既極瞋不容忍我待其瞋息後當就謝時老苾芻往舊房內懷瞋而住時少年者至彼房中執足頂禮告言大德幸見容忍彼發大瞋告餘人曰大德請觀此人故來惱我少年便念由佛世尊遣我懺謝應以慈心利益心而自安住然此苾芻既見我來情無善樂我復何須求彼容恕便不復申來就禮敬後於異時其老苾芻與餘苾芻來往經行共為

卷六

五

言話時少年者向彼行處欲禮餘人餘人見已告老者曰尊者此人戒淨何不懺摩老者答曰此有惡心但來禮汝時老苾芻語傍人曰汝今目擊但禮於汝不禮於我親驗此人定懷惡念時彼傍人報少者曰此人戒淨何為不禮時少苾芻廣說前事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凡為諍者至相近處應為禮敬彼應答言無病不依行者俱得惡作罪應但合掌而為敬禮爾時具壽鄔波離白世尊曰正受戒時其受戒者作如是語具壽不應與我

進受近圓時諸苾芻強為其受不知此人成  
近圓不佛言鄔波離不成受已發言尚名捨  
戒況正受時得名善受如世尊說求寂年滿  
二十應受近圓而此求寂不知年幾時諸苾  
芻亦起疑念不受近圓是時彼人防心而住  
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應察彼相時諸苾  
芻露彼形體觀其隱處及以腋下彼生羞愧  
世尊告曰可於高象牙杖上及笏竿等挂瓶  
鉢袋或餘衣物而告彼言汝今可取彼衣鉢  
來當舉手時應觀腋下毛相長短復白佛言

如諸求寂正受戒時諸苾芻眾遂便為秉苾  
芻尼羯磨而受近圓得名受不佛言成受近  
圓諸苾芻得越法罪

第二子攝頌曰

草田村略說

卷六

生心褒灑陀

六

賊縛不同憊

六開僧教罪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時諸苾芻與諸商旅共  
伴而行至褒灑陀日見有空閑輦草之地共  
相謂曰諸大德好輦草地我等於此為褒灑  
陀即便共坐為長淨事乃至事了勇健商人

悉皆過盡時諸苾芻隨後而去咸被賊劫來入寺中時舊苾芻見此客來便即問曰善來大德安樂行不答言何有安樂我被賊劫僅存餘命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不應貪其輒草平處而爲長淨須逐行伴至村邑已方爲長淨如世尊說近村邑處方爲長淨時諸苾芻半已入村半在村外便作是念我今別住爲作長淨爲不作耶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其入村者應集一處而爲長淨在村外者離村勢分共集一處爲長淨事苾芻未集

不應長淨若不集者得越法罪又諸苾芻共諸商旅在道而行至長淨日諸苾芻等告商人曰賢首暫住我今欲爲長淨之事商人告曰此有賊怖仁可急來我不遑住時諸苾芻隨伴而行作如是語可於此住可於此住遂至天明諸苾芻等以緣白佛佛言不應至日而不長淨應隨道行共爲長淨彼在路行共爲長淨時諸商旅皆起譏嫌白言聖者我等畏賊咸悉默然仁等何因故高聲也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不應廣說應略長淨然彼

註六

七

商人尚懷譏論世尊告曰應可心念而爲守持有六種事心念守持三衣捨三衣分別長衣捨別請作長淨及隨意事應如是說今十四日僧伽長淨我苾芻某甲於十四日亦爲長淨我苾芻某甲於諸障法自陳徧淨我今且爲守持長淨若於後時遇和合衆我當共和合衆而爲長淨滿諸戒聚故如是三說若至此日應爲長淨而不作者得惡作罪時諸苾芻人間遊行被賊所執賊相告曰君等今可淨諸苾芻時諸苾芻知彼賊意欲行殺害

告彼賊曰何意仁等欲害於我賊曰汝等苾芻與王大臣長者商客並悉相知彼於仁處情深信敬仁當告彼彼於我等爲無利益爲此須淨是時衆內有一苾芻犯故妄語便自念曰我今被殺帶罪身亡當生惡趣喚餘苾芻就於屏處說所犯罪時賊見已告曰仁者欲往何處苾芻報言我作少許苾芻法事時賊復云汝欲逃竄耶但可住此不應餘去是二苾芻即對賊前說所犯罪大德存念我苾芻某甲犯如是罪此所犯罪我今於大德前

從清淨來並皆發露說罪我不覆藏由發露說罪故得安樂不發露說罪不安樂第二第三亦如是說是時群賊見說罪已問言仁等不作故妄語耶答言不作若如是者隨意當去慎勿告人云此相遇時彼苾芻心生追悔我對俗人說所犯罪以緣白佛佛言汝等苾芻凡諸賊者是險處貴人汝對說罪此名善說緣處同前時有苾芻人間遊行爲賊所執賊相告曰仁等今可淨諸苾芻時諸苾芻即知其賊當欲害已告諸賊曰何意仁等見害

於我賊同前告乃至爲此須淨苾芻報曰但能放我終不說汝是時其賊作如是語爲要契已然後相放仁等每於月十五日大衆咸集有所宣說其所說法應爲我等而廣說之我當放汝時彼衆內有苾芻誦戒通利即爲廣說波羅底木又竟賊主告曰尊者應去隨所至處慎勿說我時諸苾芻既得免已後生疑念我等對賊說別解脫經以緣白佛佛言凡是賊者林野貴人汝對說者此爲善說緣處同前時諸苾芻在跋蹉國遊行人間爲

賊所執賊相告曰仁等今可淨諸苾芻是時賊中有一先是苾芻相近住人告諸伴曰何勞殺此應以連根茅草可急縛之令其飢渴自餓而死時彼群賊即以茅草縛諸苾芻棄之而去時跋蹉國王名烏陀延為獵所出遇到其所告從臣曰此是鹿熊耶走騎觀察乃見苾芻問言仁是何類苾芻答曰是出家者於何類中是釋迦子何為此住答我被賊縛以何物縛答曰生草王曰何不拔起報曰世尊為我制其學處若復苾芻壞生草木者得

波逸底迦王即下乘自手解放各施三衣捨之而去時諸苾芻遂生疑念我等對王說其罪相以綠白佛佛言汝諸苾芻必有如是剎帝利種灌頂王者為說罪相此為善說復白佛言對有犯人得說露不佛言不應對有犯人說露其罪必有難緣對說無犯然於同犯罪人不應對其說悔緣處同前有一苾芻情多愧耻堅持禁戒愛樂學處忽於一時犯初眾教便生懊悔情懷羞耻形色羸黃積漸成病有餘苾芻來慰問

曰大德何故身體萎黃有何痛苦彼默不答  
後有得意苾芻來問彼即具陳報言具壽若  
實爾者我今為汝白諸苾芻答言汝若告者  
我當自殺寧向他國方陳其罪時彼二人相  
隨而去彼於半路便即命終時伴苾芻作如  
是念所為之人今已命過我於今者不應住  
此即還本處諸苾芻見告言善來大德所有  
遊履安樂行不昔日共伴今何所在即便啼  
哭告曰其人已死發言而歎雖知諸法皆悉  
無常然彼苾芻帶罪而死墮捺落迦幾時當

出由斯我憶非常惻怛時諸苾芻以緣白佛  
佛言彼釋迦子是從罪出告諸苾芻凡是罪  
者我說由心能從罪起不由治罰是故我聽  
必有如是稟性羞愧應對一人而說其罪時  
諸苾芻有解經者解律者解論者犯眾教罪  
彼向眾中陳說其事有餘人見便作是言此  
等大德是妙階道性六彼由造罪到如是處餘苾  
芻等當復如何以緣白佛佛言應詣他處陳  
說其罪此諸苾芻同前命過佛言應對一人  
而為說露復有大福德人或是眾首上座亦

應對彼一人說悔

第三子攝頌曰

合免者應放 穿渠遣眾行 一日至四旬  
皮肉皆不淨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具壽阿難陀次當番直  
時憍薩羅國勝光大王來詣其處禮雙足已  
在一面坐時阿難陀於聖教中略為說法王  
言大德我無他事為我廣說時阿難陀更為  
略說王復白言聖者我無他事願為廣說如  
是至三阿難陀答言大王王雖無事我有他

緣王言大德有何作務報言大王我當寺直  
應須檢校王便念曰此是我事即便敬禮奉  
辭而去往詣佛所頂禮佛足白世尊言我是  
刹帝利灌頂大王但是我所作事我即應作  
若是皇后應作若是太子及以大臣并諸將  
帥群寮人庶所合作事各依職位而悉應作  
世尊乃是無上法王唯願世尊應合免者放  
免其事慈愍故世尊是時默然許可時勝光  
王從座而去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汝等當知  
我今聽許應合免者不應差作知僧事人時

諸苾芻不知誰是合免之人世尊告曰解經  
解律解論者此等應免時六衆苾芻緣讀誦  
得兩三品經遂便自說我是持經者我亦合  
免知僧事人以緣白佛佛言徧持經部方免  
知事復有但持一兩波羅市迦遂便自說我  
是持律者亦應免我世尊告曰徧持律部方  
免知事復有唯讀一二小論遂便自說我是  
持論者亦應放我世尊告曰總持論部方免  
衆使  
緣處同前時憍薩羅國勝光王邊隅反叛王

令一將持兵討伐遂被他敗振旅而歸如是  
至三被降歸國時執政大臣遂白王曰賊兵  
強盛軍將無功自非大王親臨討伐無由降  
伏時勝光王擊鼓宣令徧告諸人但於國內  
解執刀者咸可從征時王親自嚴整四兵伐  
彼不臣固守而住其城恃險卒難降伏是時  
大臣復白王曰給孤獨長者有大福德天神  
擁護彼若來者此或歸降時王遣使告長者  
曰我有少緣要欲相見長者承命即詣王軍  
時彼賊徒尚未降伏既歷多時王問長者仁

不有心念居家不即白王曰我實無心緣彼家室但有私心願見僧衆時勝光王勅留守曰在彼聖衆不應與教方便遣來我欲相見留守大臣見王教已便作是念我今云何不與其教令阿離耶得詣王家時有老臣便相謂曰我爲方計對六令諸聖衆自詣王軍而非我十二等與其教令去斯不遠有古王梵授故舊苑園並悉摧毀詐言重修決渠穿寺以此方便彼當自往留守大臣將諸部從入逝多林便於寺內以繩紛絡決渠通水諸苾芻等問言

賢首汝何所作報言聖者天子有勅欲令我等於王舊苑令重修治逝多林內通渠洩水苾芻告曰云何仁等壞佛髮爪窳觀波耶答曰此乃王教今欲如何我無二頭誰能拒勅衆便告曰幸可暫停我自詣王共爲商度苾芻問曰今欲往彼當日還不大臣答言不得乃至七日亦未能迴以緣白佛佛言若諸苾芻有大衆事者我今聽彼齊四十夜守持應去諸苾芻衆不知云何守持世尊告曰先敷座席次鳴犍椎以可爲事先白衆知衆旣集

已應可勸熒情樂苾芻汝能為僧伽守持四十夜出界行不彼應答言我能次一苾芻先為白已次作羯磨守持而去時具壽鄔波離白世尊言頗得守持一夜出界行不佛言得復白言守持二夜三夜乃至十夜或二十夜或三十夜或四十夜出界行不佛言得復白世尊頗得守持過四十夜出界行不佛言不得應須過半住於界內如世尊說守持一夜對誰應作佛言應對一人乃至七夜咸對一人若過此者對僧伽受如世尊說皮非淨者

其肉淨不佛言皮非淨者肉亦非淨乃至筋骨並皆不淨  
 第四子攝頌曰  
 影勝王牀施 王母物入僧 烏鷄鸚鵡  
 苾芻不應食

爾時王舍城摩揭陀國未生怨王鞞提呬子由提婆達多極惡知識所破壞故其父影勝如法聖王枉斷其命時未生怨王情懷追悔見父牀座淚淚交流大臣報言昔日先王深信聖眾應以牀座奉施僧伽即遣使者送其

父牀施僧住處時諸苾芻受彼牀已於門屋下而敷置之王於一時詣僧住處見其父牀在門屋下復增悲泣是時大臣白言聖者大王本意不欲見牀為斯事故持以奉施仁等云何敷在門下令王重見悲涕轉增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不應以王卧具安在門下彼敷廊下起過如前佛言不應敷在廊下彼便以牀置於房內諸不信人便起譏謗先王之牀苾芻已賣而為飲食世尊告曰於月八日或十五日於廊簷下而為敷設諸不信人

見復謗曰此非先王所卧之牀王所卧牀苾芻已賣共為飲食以緣白佛佛言宜於牀上明書其字此是頻毗娑羅王所施之牀此牀既爾其勝光王為母施物廣說同此

緣處同前於夜分時忽然降雹大傷禽獸是

時六

十四

諸人等悉皆夜出所有堪食禽獸之類咸悉持歸時六眾苾芻為性好樂多食久眠晨朝起已瞻視四方若於人家有火煙起或於田野見鳥群翔即往其處而求飲食時見鷲鳥從空飛下因即相報俱往其處收諸自死鳥

